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袁宏

記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勅郡國勿因計吏有

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

勅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

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劍直百金馬

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

珠玉征伐常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鼓

師葆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焉二月馬武軍下曲

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五月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徙鄧禹為

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寬為明親侯禹以

特進奉朝請

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已虛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羣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主主以宣明不以道勝而不招臣務對敷不以時艱而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咎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喜比德天地末世推移其道不純務已尚功豐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唯燕然和樂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蕭公之力也且斲亡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已定無所用之賴鮑生之說以濟其身狼虎塗跣卒入囹圄子房玄筭高祖之著龜也始者相得

非子房不謀也海內旣安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王之畧當此之時臣主歡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關中一敗終身不得列於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彼諸君子皆嘗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有若斯之難而况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山桑侯王常東光侯耿純薨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爲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

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來不宜有司察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修無所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在平原吏民畏愛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

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微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足以左右王室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夏詔徵湛既到即入見賞賜浸渥將用之暴病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鬪由家風化道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為司空大司徒侯霸薨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錄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諡霸使襲其後於是封霸為則鄉侯諡曰

哀侯臨淮吏民聞霸薨莫不隕涕共爲立祠四時祭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爲褒城侯越雋人任貴遣使降九月莎車王賢善王心信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爲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吳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遷中山以避胡寇於是馬武殺軍吏詔命武將妻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戶更封

爲楊虛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爲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整可掾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爲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袁宏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情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與布衣竹栢之與朝菌焉足言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與斲毀傾蓋之與脫驂猶尚可爲歡戚而況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以哀樂爲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已還屬於方域得之

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戚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
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寶以之
陸沈德薄者必卑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
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
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一匱之業雖著功美於
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韞
櫝曾懷與之朽爛者焉可數哉至如樂毅之遇於燕
昭屈原之事於楚懷白起之用於秦王范增之奉於
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未足以語夫通塞
者乎白首抱關轉死溝壑者何殊間哉夫以鄧生之
才參擬王佐之畧損鬲珥鱗棲遲刀筆之間豈以為

謙勢誠然也及其遇雲雨騰龍津豈猶吳漢之疇能
就成天之構馬武之徒亦與鸞鳳參飛由此觀之向
之所謂通塞者豈不然乎初有司請封皇子天子弗
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為右翊
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
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是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
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
治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
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
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摠而君之則

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摠而君
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
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
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羣
才所以不私諸己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
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
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
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
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
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
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

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績述官之疇務善其
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
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
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育民所
由遠矣及王畧不震諸侯違度官失其序民移其業
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
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嘯咤之心昔周室微弱政教
陵遲栢文翼戴二國是賴憂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
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
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迫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
百然後降爲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已然之

効哉戰國之時志在兼并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置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覽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舉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既帝鑒秦之失分裂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稅而已郡縣之官即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賴宗室之固以折諸呂之難况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有吳楚之變

忿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以削其邑枝葉既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讓稱帝豈不易哉炆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畧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臣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爲失政一國不治天下不爲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勢郡縣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別去來似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苟且之計機務充於王府權重并於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畧班

海內元首昏闇則匹夫擬議神哭是以閨闈不淨四海爲之鼎沸天網一弛六合爲之窮兵夫安執著於古今歷代之君莫能創改不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嗚呼帝王之道可不鑒歟癸丑追尊兄續曰齊武公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薨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實百姓嗟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見陳留吏其牘下疏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詔吏吏誑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陽在幄後因言曰吏受郡勅欲以墾田民相比方詔難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吏具服

如陽言由是帝彌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竝爲盜賊三月辛丑日有蝕之冬十月盧芳降封芳爲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者十餘人於是南郡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也免爲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旣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五寸踈眉美鬚博通多閑於進對善說前言往事與上言舊時三輔長者閭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無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上幸滎陽
潁川章陵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廬江費登
等反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
廢立皇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廢東門侯郅
憚上書曰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
得之於臣況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
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杜稷者上
善之曰憚怒已而量主知我必不可以所私而輕天
下者也陰后南陽新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
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野止宛宛中少黨諸陰鄧鄉
里豪居能自讓建武初迎后於育陽爲貴人上以后

性寬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
后以生太子疆故遂立郭后及后生東海王陽而寵
益盛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未嘗不流涕上常
言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涕者追爵謚后
父隆爲宣恩侯以兄識爲侍中封元庶侯識弟興爲
期門僕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字次伯齊
武王時以率宗人賓客爲偏裨矣及隨世祖征伐數
有戰功將益其邑識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
臣幸託屬掖庭賞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
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筋
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輶翳風雨泥塗狹隘躬

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清宮居則博觀五經訪問
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
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
所長而達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
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起第宅采椽麤
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
厦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興國讓曰未有先
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士令天下觖望至讓
不願臣蒙陛下中宮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
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
書記邪亢龍有悔多見不知量外戚家若不知謙嫁

女欲得因力配尊貴娶婦求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
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爲觀聽所譏后悅其言不爲
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強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
扶風人井丹高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
就自以爲能致丹詭諸王錢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
不得已乃詣就爲丹設麥飯蔬食丹推去之曰以君
侯焉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爲置盛饌
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乘人車此其是邪坐
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卽爲去輦談論盡日乃去以
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
爲少府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亦狷狹遂殺

公主豐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既廢太子太
傅張湛稱疾引退爲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爲大司徒
湛至朝堂坐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
子孝右扶風平陵人舉動必以禮雖幽室閑處不易
其度閨門之內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爲儀表成哀
問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守尉建武初爲左馮翊修禮
教明好惡政化大行嘗告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
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
路馬孔子於鄉黨怕怕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
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
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遂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

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壬午徙左馮翊公輒爲
中山王諸國公皆爲王是歲鳳皇五集潁川郡衆鳥
竝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巴郡宕渠楊偉徐客等
各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吳漢臧宮擊之壬午上幸長
安祠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
將軍殷志平樂侯韓宇擊交阯至合浦殷志病死援
當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隨
山開道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
韓宇後病死援并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溪連破之
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內五月代王芳復

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已下亡命者秋史歆
等平吳漢徙偉客等二百餘戶于長沙冬十月庚辰
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追謚外祖父樊重爲壽張
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溫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
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遊手身自隱親故能
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資至巨萬其興功造作爲無窮
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
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
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
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不告兒子債家聞
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密字靡卿初與齊

武王共起義兵湖陽收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樊
重父子有禮行於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
耶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密妻子得免後隨世祖
征伐數有勤勞封壽張侯密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
位父子內相勅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
嘉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
明戒也保身全命云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
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
時見得失乃獻便宜輒自手書削藁公卿朝見訪政
事終不敢對疾病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密自陳身
無功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魂神慙

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復封密
小子茂爲平望侯臨薨勅諸子薄葬靜掃閉戶物不
得所下與夫人同塚異藏各自一延道以死生各異
棺柩一藏不當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心朝廷善之
諡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薨宗人樊臣公獨親殯
歛世祖卽位擢爲中大夫固始侯李通薨諡曰恭侯
賜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荅人傅鎮反臧宮擊之東海王陽曰
賊相迫劫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今圍之急不如小
緩之今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
馬援斬徵貳等二月封援爲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

因撫觴而言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
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官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
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安用餘爲當吾在浪泊西時下
潦上霧毒氣浮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憶少游語
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
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袁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
卑素守隱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履彼二塗者終之以
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而古
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閑逸者將自負
其才顧衆而動乎然則榮名功業非爲不善也千載

一遇處智之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權
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
爲害而况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耻也
歸終而言取保家之王乎詔援復擊九真自無功至
居風斬首三千餘級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所
過令治城郭修漑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
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疆不自安郅惲勸之
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賢君吉甫
令臣及有織芥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
宜引愆退身疆遂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世祖遲廻
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強封東海王食東
海魯國二郡租賦之稅車服之飾加於諸王疆上書
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疆章示公卿
而嘉歎之

袁宏曰夫建太子以爲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
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
遵統一之道以爲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
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
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
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
以過乎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
王莽末民不堪命惲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

者順命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正不可虛
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就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
爲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天爲陛下嚴父臣
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難惟陛下留神
莽大怒卽下詔獄劾惲大逆猶以惲據正義難卽害
之使黃門近臣脅導惲令爲病狂恍惚不自知所言
惲終不轉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
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蒼梧還鄉里
縣令卑身崇禮以爲門下掾惲感其意遂爲之屈惲
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爲人所害子張病困惲往候
子張子張絕良久氣復還視惲歔歔惲曰吾知子不

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讎不復也子張卧目擊惲
惲卽起將客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悲喜氣
便絕惲卽詣令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交報仇吏之
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生身非節也趨出詣
獄令跣追之拔刀自向曰子不出吾以死明之惲隨
令出久之爲郡功曹汝南舊事冬饗百里內縣皆持
牛酒到府讌飲時太守歐陽歙饗禮訖教曰西部督
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推破姦雄書
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
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
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

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
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虐而不治寃慝竝作百姓怨之
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
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顛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
敢再拜奉觥歎甚慙門下掾鄭次都曰君明臣直功
曹言切明府之德也可無受觥哉太守曰實歎罪也
敬舉觥惲乃免冠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
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績言象
龍豺獸從政旣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
以明好惡歎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惲歸府因稱
病延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惲厚招惲去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繇延雖去必
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惲曰孟軻
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惲
業彊之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延退惲
又去不可次都遂去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
召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
曰天生俊士以爲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
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巢許而辭堯也次都
曰吾足矣幸得全軀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
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
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別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

廉爲郎遷帝東城門候世祖嘗夜出還詔開欲入憚
不內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憚對曰火明遼遠遂距
不開明日憚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
正陛下旣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
虎馮河可爲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
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爲梁令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
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
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雋太守任貴反武威
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爲沛王秋馬援自交趾

還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
人孟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
我望卿有奇也但復與衆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
爾猥封近縣且三千戶國家追錄我和汧隴間功我
自視功薄賞厚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
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桓擾北
邊我欲自請擊匈奴男兒要欲死於邊野以馬革裹
屍還葬矣反卧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邪冀曰諒爲
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
擊北邊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

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
縑千疋援謂黃門竇固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
可復賤也如公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
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吳漢薨諡曰忠侯葬
如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上未安漢不敢息
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治兵器
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公如
此隱一敵國矣及在朝廷唯公天下嘗旱公卿請
雨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
在後買田安業漢還讓妻子曰軍帥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

性故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衛尉陰興為
大司馬興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辭讓
至切上以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為驃騎將軍行
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
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
級遂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
疋由是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關塞彤乃思所以離間
二寇以分其勢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款塞
彤之計也冬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域
鄯善王安莎車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

護上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
竇融以疾策罷歲餘行衛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
錢帛太官致珍竒弟顯親侯友薨上愍融年衰遣中
常侍即其卧内彊進酒食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
饉光祿勳杜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道明聖用而治
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
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患
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族分唐
叔檢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挫其彊禦之
力黜其驕恣之心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疆宗

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海
內賴安其後輒因衰羸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
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政皆神道設教彊
幹百世之要也是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
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薄
無重者可徙於饒穀之郡所以清散其凶全其性命
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猶留連貪不能早退
況草創豪帥本無業徒因攘擾之時擅有山川之利
雖遇災然其狃泰之意傲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
察也上察林才堪任宰相會司空缺乃以林爲司空
林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

依經附古不苟隨於衆爲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公卿講授不倦學者朝夕滿堂士以慕之初林薦杜陵人申屠剛抗直之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爲人避亂西州每諫爭隗囂義形於色上以剛爲侍御史遷尚書蹇蹇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軻乘輿車輪不得前乃止剛數犯嚴顏由是出爲陰平令徵爲太中大夫以病去終于家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袁宏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陵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貴幸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爲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爲權貴所愛援外坦薄而內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汎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趾還書誡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

後漢書卷八
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
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欲汝曹不忘之
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
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
急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
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爲謹勅士所謂刻鵠不成尚
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
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
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之寒心是以不願子
孫效也季良名保爲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

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兄子今在京師
與梁松竇固等交上召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召問援
因取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爲山都長
擢爲零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
租南陽繫囚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多
言可擊者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足
以立功上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
不出師匈奴之族由來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
狁之難逮于秦漢而有匈奴強弱之勢中國征之事
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
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

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蚋之蟲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北單于知牙斯之子也自呼韓耶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

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帥川次當爲單于者也皆以兄弟言之知牙帥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焉鞬立鞬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盡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耶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北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

議於公卿咸以爲蠻夷猾夏情僞難知不可許大司
農耿國以爲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
拒匈奴邊陲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
之使中郎將段柳使匈奴於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
左賢王將兵擊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
里單于旣稱臣入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
冠帶衣裳黃金龜璽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
以鄯北邊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畧漢人數遣使詣武
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爲南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
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
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沒驃騎大將軍杜茂鬲侯朱

祐祝阿侯陳俊薨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爲將
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爲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
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戶
自陳功薄而賞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
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留上須講竟乃共讌語及
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
僕張純爲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
文章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旣多書又
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爲當
世通儒王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

聞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爲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痼疾囂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爲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東歸囂旣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亡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直百僚知

林以名得用甚敬憚之林旣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曆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且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爲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爲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

爲匈奴中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爲之轉徙數千里漢南遂空戊申晦日有蝕之初劉尚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內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上試焉援旣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虜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憶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左右或與共事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爲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爲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溉灌田數千頃百姓于今利之徵爲光祿大夫數與宴見陳說平生晨從容白上曰僕竟辦

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宮及寧平公主皆爲垂泣旣薨使謁者招新野主魂備官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謚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

二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

一曰壺頭二曰克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克中遠而運

糧難初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

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克中賊援以爲延日費糧

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

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爲室以避暑氣賊每乘

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爲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侯弁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弁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大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勒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爲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墓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不

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禮葬田橫令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誅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傑盱眙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慕德効死孤立貴人之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剋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完

虜擾邊援奉使隴西奮不顧身行關山間谷之中揮
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
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趾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
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間者使南立陷臨鄉師已
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爲是不退未必爲非
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
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害氣僵屍軍中名滅
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罪卒遇
三夫之言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
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

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
也惟陛下思堅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黃泉也書
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
對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
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

袁宏曰馬援才氣志畧足爲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
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
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嘗試言之所以寶才者智也
才智之用通物爲貴苟才大者濟智小者獨善則涉
乎通濟者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機之功則知班匠之
巧觀太平之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

後漢書卷八
雖智效一官功覆一匱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
遇有爲之時不能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
蓋爲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傍日
月餘光廢興指授稟其規畧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
若不值其主而獨任其心得一旅而忘一邑得一邑
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衆勲立而日就於難又
况顛沛險巇不測之慮哉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
有矣事業未半而勲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
之功殊也而有爲之人幸而要之雖徼一時之功暴
居視聽之右小有駭物之患內懷思慮之憂爾中路
悵然欲退無其勢然也善爲功者則不然不遇其

主則弗爲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
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
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
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爲之不已者乎夏
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興之後
與丘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器漢之制也
上常聽朝至于日昃講經至于夜分或與羣臣論政
事或說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侍對之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
止之宜必遣問焉所以勸羣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
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又安

願省思慮養精神優游以自寬上答曰吾自以爲樂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喜爲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烏桓始入朝上命喜思安邊之策爲久長之計喜乃議復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遣諸王之國喜字伯陽宛人也喜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結客爲報仇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遣將降之不下曰聞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降之更始乃徵喜時未二十更始笑曰璽粟犢能服重致遠乎卽以爲偏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潁川轉擊諸未下者更始大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

陽之戰喜頗有功拜爲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歸鄉里初喜與鄧奉善奉之叛也喜數與書切責之時有言喜爲鄧奉計策以毀惡之者詔喜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喜不自言奉死後上得喜書驚曰趙喜真長者也卽徵喜待公車時江南未通以喜守簡陽侯相將給兵騎之官喜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爲吏民所疑上許之喜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喜便止城門外問國中大夫素爲百姓所親信者乃召問之對曰不擁兵欲以自守而至於爲賊恐懼不能自反耳喜因告以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爲陳恩信賊遂

自縛詣喜降後爲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減宮上書勸上
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所
樂樂身樂民者其祚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
廣者荒德廣者彊今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歲闕論
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而
復欲遠征乎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
宮上會羣臣問曰誰可傳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就
可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
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
之賢上曰善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

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栢榮爲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
古之力也可不勉邪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府
栢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
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經學已通自有識以來儲君副
主莫能傳之今太子獨能傳之此誠萬國之福也臣
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
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獎
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閑邪以度猶尚怠懈
晝寢况於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虛受冉求曰非

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
網踈闊王侯貴人多通賓客壽光侯劉惔更始少子
也得幸於沛王輔惔怨盆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
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
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种曰建武初名爲
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內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
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
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兄女壻王龔故平
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游京師交結諸
侯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間
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於是臣仲王龔馮衍

皆以諸王賓客下獄仲歎曰馬生之言其神乎仲龔
死獄中行被赦出廢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
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
之則踈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
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
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
忠臣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
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讒口於當
世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
臣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以求世利事君無傾
邪之謀將帥無鹵掠之心今幸遭清明之世飭躬自

行之秋而怨讎叢雜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踈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書奏天子不用猶以前過也行字敬通馮奉世之後有奇才博通無所不覽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行有大度自負其才不能耦世取容故遂坎壈失志居常慷慨庶幾名賢之風家貧年老常爲司隸從事全椒侯馬成薨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遣使者舉冤獄問鰥寡庠申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徙左馮翊公焉爲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太尉喜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詩云受天之福四海來賀誠宜封禪告成以順天心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百姓怨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羣臣不敢言膠東侯賈復薨謚曰剛侯復嘗戰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

今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復婦孕
上曰女邪我取之男也我與之女勿憂妻子復數徙
征伐未嘗破敗數爲諸將潰圍解陣身被十二創上
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少方面之功諸
將每論功人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賈君之勲我
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
加位特進爲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闔門守靜朱
祐等薦復宜爲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遂不
用功臣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始
侯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

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

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蝕之秋
九月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鮮卑大人於
仇賁率禮種人貢獻封賁爲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
別祿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相同自爲冒
頓所破遠竄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相接當是
南北單于更相攻伐而鮮卑遂以彊盛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
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
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姓皆
見之甲午禪于梁父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氣之丘墟

萬物之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

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三月丙辰司空張純薨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昌平侯成帝時以遊讌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爲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爲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

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
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
侯食富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
創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
多所正定純重慎固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甚重
之一日至數引見及爲宰相務存無爲慕曹叅之迹
所辟召皆當世通儒純臨薨勅家丞曰司空無功勞
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
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
臣兄弟不得襲爵故臣不卽是正猥聞詔書驚愕惶
怖臣兄哀臣幼小故託稱疾病不聽奮字釋通謙約

節儉闔門雍穆租稅賑給宗族常自困乏官至司空
夏四月己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羸勿出今年田
租戊子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京師百姓痼
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側郡國三十一上言
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爲之改元
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答神祇表彰德信也天
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魴
爲司空賜爵關內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魴告禮高
廟曰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呂太后王諸呂
滅亡三趙賴神靈諸呂伏誅國家永寧呂后不宜配
食地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

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后尊號爲高后

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體猶今爲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栢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之非上大怒曰栢譚非聖人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譚

以屢不合旨出爲六安太守丞失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論議以司空掾與校圖讖敏言於上曰讖書聖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俗人之辭虛實難識恐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因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上讀得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多增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不罪但令削去之然以是沈滯官止長陵令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難

也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使因督郵奉奏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妃稱皇后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有貴人金印紫綬自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國失舊典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咸兩莫

之與正太尉趙喜橫劍正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申宮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慎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五帝朕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失以墮先業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侯禹明允篤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爲朕之太傅進見東向以明殊禮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以蒼爲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新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

喜爲節鄉侯司空訢爲安鄉侯司徒魴爲揚邑侯蒼
上疏讓曰陛下慈恩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爲命首舉
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今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
內迫頑愚辱汙輔將之位必被詩人赤紱之刺今方
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宜
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氏克諧君象有臭不及以
政誠不忍湯其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
已來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遠遵舊典終畜
養之恩不勝至願願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
毋弟輔政盡心王室其所賓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
人郇恁隱居出澤不求於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

名乃不入郇氏舉宗賴之建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
復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恁曰先帝徵君不至
驃騎辟君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不得
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餘辭去終于家
秋九月隴西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固楊虛侯馬
武征羌十二月甲寅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

乃復海無恙

天



